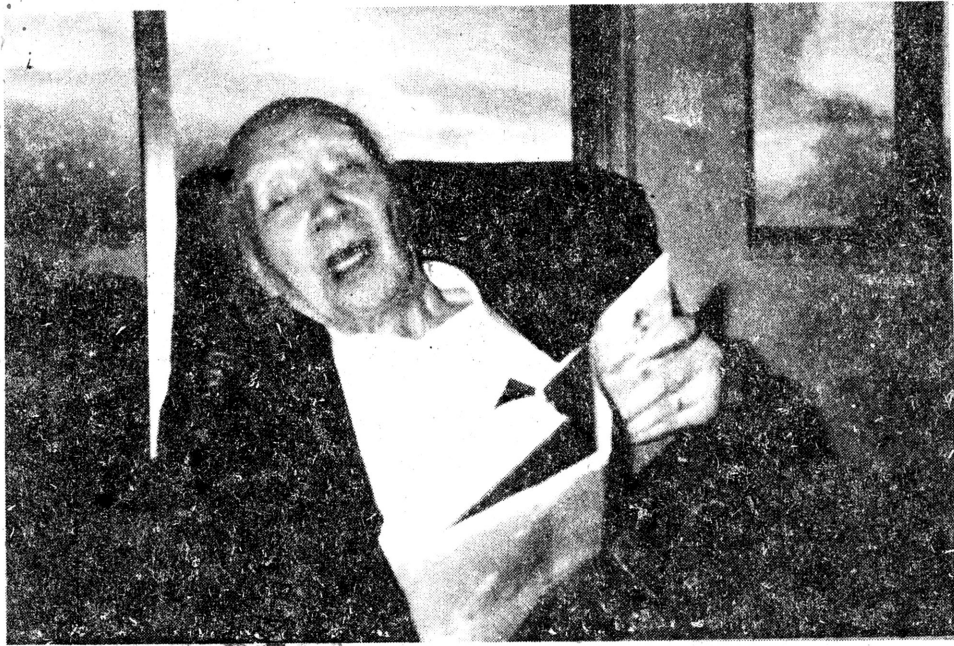


访刘海粟大师

文·图/岳翔



六月的一天,依照香港的习惯在无法事先进行电话联系的情况下,我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卓然先生及石欣先生信的复印件寄给刘海粟大师。下一个星期一,早上下着一场小雨,在音乐家贾博照先生陪同下,上午十点整准时来到沙田世界花园大师女儿家里。大师正在用早餐,他的夫人夏伊尹老师招呼我们落座用餐,并告诉我们出于对刘老健康方面的考虑,一般他上午多不会客,建议谈话最好控制在半小时之内为宜。夏老师也是近八十高龄的老人,但给人的印象却仍是那么精神抖擞身手矫健。她女儿家中虽有一位菲籍女佣,但大师起居生活,一切应酬均由夏老师悉心照料。少顷,她把大师搀扶到背靠阳台门的一个高背沙发上,面前茶几上高高堆放着书刊和眼镜等。在我们向这位身披大红绒衣留着长长银发的老人表达了敬意后,大师也从上海的天气问起,直到朱屹瞻、张允仁等人健康方面的诸多情况,令人立

即就感受到这浓重乡友情情中的一种亲切。谈话的高潮是由大师拿起放大镜仔细观察我呈上的手写材料开始的。这是一份经过一年多的积极准备,由上海十多所院校同仁参与共同筹建的一所新型学院——上海美术学院的情况介绍,显然引起了大师的兴趣。这位八十多年前在上海为中国当代美术教育开创了道路的老人自然会十分关注这块土地上和当年理想事业延续方面一切新的信息。结合着文化与历史背景老人由海派美术教育谈到海派艺术,又从任伯年谈到周信芳……在谈到这一工作对全国的重大意义时,指出上海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发祥地,也是最出人才的地方,今天无论如何一定要办好它,办出自己的特色来。

大师谈话的内容涉及广泛,思路敏捷,对问题的剖析唯其宏观更益深刻,所以既远且新,这可能与大师一生不凡的阅历有关,或者说是大师所独具的气质所使然。其对于无论中外历史上还是现在的学院派并不持绝对肯定的态度,而对那些在与传统和学院派对比或抗争中具有开拓精神和顽强生命力的新艺术倾向则颇为赞赏。这从大师对库尔贝敢在官方展览会旁举办对抗性的个展和印象派艺术所经历的一切以及中国石涛等人所作的评价中可以看出这样的认识。比如画人体,有些学院派的作品似乎是无可指责,但是给人以缺乏有血有肉的生命感。大师特别推崇例如凡高那种对艺术的态度,而对今天某些艺术现象中比如不扎扎实实一味追求赚钱甚至不惜粗制滥造或作伪假冒欺骗社会的情况颇不以为然,并且举出一件涉外的商品事件,最后由江泽民总书记出面批评了这种有损于人格国格的行为。话题又转到了江泽民总书记、朱镕基副总理和现在上海市委领导对他的关心方面,使大师非常感激。

热情的谈话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大师一直是那么兴奋。我们怕这样的劳累会影响大师的健康,只能告辞。夏老师建议下次最好约在一个星期日的午休之后,并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当我们已经走进了电梯,还看到夏老师向我们挥手送别。



文·图/孙敏

闵惠芬的家庭生活

中国著名二胡演奏大师闵惠芬,这次已是第4次来渝,是山城人民的老朋友了。有关她在艺术上的成就早已家喻户晓,不过许多人都不知道她的家庭生活也是丰富多彩而且还颇有情趣的呢!

今年49岁的闵惠芬自13岁起就离家独立生活了。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与现任上海歌舞团编导刘振学相识后结为伉俪,并添一子取

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图片,以便加深对艺术的理解。当笔者问:时下,如象与她一起在上海定居的秦怡、黄宗英、潘虹等名人“下海”经商,有的当董事长,有的当总经理,你是否有经商的念头?她说:由于在艺术上投入得多,还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同时也是外行。

闵惠芬认为,她有一个温馨的家庭,象普通人的家庭一样能享受天伦之乐,她又有自己的事业追求,这使她感到生活十分充实与满足。

漫游华岳庙

文/崔福兴

五岳之一的华山以其雄伟、挺拔、峻秀、奇险著称于世,每年前往登山的游客就达50万人之多。而华山北麓的华岳庙却少为人知。那里交相辉映的古建筑群,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至今还历历在目,令人向往。

华岳庙始建于秦汉,发展于唐宋,完善于明清。是历代供奉华山神和帝王谒祀华山者巡视时的行宫,占地180亩。这里城堞高大,殿宇宏伟,古柏参天,浓荫匝地,鸟鸣深树,清音悦耳,真可谓钟灵毓秀,神奇瑰丽的旅游胜地。

华岳庙的古建筑群是仿制北京故宫建造的,素有“陕西故宫”之誉,但其规模远远比不上北京故宫,就连灞上庙顶上的九龙,朱门上的门钉,金

水桥的右柱,灞上殿的云龙石阶都与北京故宫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除宏伟的古建筑群外,华岳庙碑文林立,堪称小碑林。最有珍贵价值的是唐明皇树的“五岳碑石”,宋元璋立的“封神榜”,乾隆皇帝亲笔的“岳

黄金荣 杜月笙 胡传魁 座山雕

结局考:

黄金荣善终上海

黄金荣是著名的青帮首领,因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当20多年的督察长而发迹,手下门徒二三千人。

上海解放前夕,有人劝黄金荣去香港、台湾,却遭他拒绝。黄对贴心门生说:“共产党领袖知道我,可以既往不咎,并且写了字条,交给杨虎转交给,我可以解放后(把它)交给上海的负责人,不会捉我。”

果然,黄金荣的寡媳李志清席卷他的钻石、珠宝和金银细软,只身去了香港(后到台湾),而黄金荣则留在上海不动。

新中国成立,黄已是耄耋之年,他买了5万元公债,后感手头拮据,就派门生去香港找杜月笙(杜曾是黄的门生,黄杜齐名后,合伙做军火生意,有金钱往来)要钱,杜月笙给黄汇了5万元。

直到1953年,黄金荣去上海军管会向粟裕将军和盛丕年副市长呈白书,交代历史罪恶,同年病故。他至死未受触动,可谓善终。

杜月笙客死香港

上海沦陷时,杜月笙不日就委退到重庆,光复后他返回上海,人马浩荡,威风八面。杜月笙原以为蒋介石念他多年反共拥蒋,此番定会拜官授印,他自己也觊觎上海市市长一职。不料蒋介石委任钱大钧为上海市市长,杜又退而求其次,想当上海市参议会议长,结果又栽在CC系潘公展脚下。

当年杜月笙和戴笠相互利用,翻云覆雨,依为倚角。1946年戴笠坠机身死,杜痛苦流涕,顿觉孤掌难鸣。且蒋介石自以为有“领导抗战”的本钱,又获美帝全力支持,不怕不能消灭共产党而一统天下,所以对黑社会领袖人物渐渐地冷淡,而更重视嫡系如CC系、军统、中统以及宪兵和黄埔门生。在这种情况下,报纸上也出现了对杜的非难之词。1948年蒋介石为挽救一落千丈的金元券,派蒋经国去上海整顿金融,蒋经国首先把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抓了大“老虎”,关押起来。杜月笙愤愤地发牢骚:“我捧蒋介石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了今天连我的儿子也被抓起来了!”蒋介石逃离大陆前找杜月笙谈话,让他一同撤离,杜出于无奈去了香港。临行前他对门生说:“因为蒋介石叫我去了,我不得不走,到香港去住一段时间就要回上海来的。共产党方面的朋友向我谈到,解放后要我参加新政协。”并且留下三封信,说:“出什么事情,可以找这三个人。”信中上赫然写着廖承志、盛丕年和潘汉年。1951年8月,杜中风病故香港,他老婆把尸体运往台湾暂厝,未遂再回上海的心愿。

“胡传魁”在上海组织叛乱被逮捕

查近代土匪名流,并无胡传魁其人。胡是京戏《沙家浜》中的艺术形象,但是生活中确实有其原型,名字叫胡肇汉。

胡肇汉本是湖南人,是国民党军队的散兵,落脚于吴县阳澄湖区,自己拉起队伍,曾被抗抗日武装收编,后又叛变,在日、蒋、汪之间纵横捭阖,反复无常。抗战胜利,他一心投靠国民党,残害我军民。前后盘踞、祸害阳澄湖地区达12年之久,民愤极大。

1949年4月下旬,我解放军挺进江南,胡匪宣告失踪。当地公安干部为追查这个罪犯的下落,虽然费苦心却一无所获。恰在此时胡肇汉手下的大队长史某来投诚,说出胡在当地有一秘密小老婆,并交待了接头暗号。我公安人员在阳澄湖找到了她。但胡已不知去向。小老婆提供一个线索,当年胡肇汉带她去上海游玩,在浦东见过一个姓王的湖南同乡。

我公安人员立刻化装成跑单帮的,带着胡的小老婆去上海浦东。这时姓王的已经娶妻生子,开了一小布店,成为一个体面的小老板。起初,王不敢讲胡的去向,还是王妻为了今后过安定生活,立功心切,逼丈夫交待了胡已去港台与国民党取联络。

不久,公安局接到王老板电话:“客人来了”。原来胡肇汉与盘踞海岛的国民党政府伪江苏省主席丁治磐接了头。丁委胡为江苏省反共救国军第二纵队司令官,此次胡潜归大陆,正想大干一场。

吴县公安人员在胡肇汉在王老板家开会之时,突然将其包围,出乎意料的是当场活捉胡及匪徒达20余名,收缴冲锋枪近200支,机枪若干挺,子弹数十箱,防止了一起大规模的武装叛乱。参与指挥这次剿匪行动的上海市公安局领导干部是江华。1951年春,胡肇汉于苏州伏法。

座山雕病死狱中

1947年初,东三省海林镇农会收到一封农会主席贾润福的信,限他三天往胡家窝棚向座山雕匪帮送20件棉衣、10袋白面,否则要他脑袋。这一下销声匿迹的座山雕,终于又暴露了行动的端倪。于是我牡丹江军区派侦察英雄杨子荣率领先化装成土匪的少数战士

雪景
摄影/苗建忠
配诗/王军平

记忆中有一片雪景
而今谁重心依旧
这个世界的失去真纯
人类将陷入绝境
跌倒了再爬起
勇敢地走下去未来的路
笑对生活
人生就没有孤独和苦



刊头设计/王洪斌
本版编辑/惠焕章

如今何处有羌村

文/杨锁海

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其中“戎”指羌、氏等族,“狄”指北方的匈奴等族,这些民族已占到当时关内总人口的一半,足见其势力之大!后来发生了“五胡乱华”,匈奴、羯、鲜卑、氏、羌先后登上统治中国的历史舞台。

关中渭北、洛河、下游,自古以来就是羌村分布集中地区,杜甫故居鄜州羌村,就在这个集中区内,位于今富县北部的大申川,旧称铜川,可是现在已找不到什么故居的遗迹了,在羌村集中区内,汉族村落寥寥可数,村名往往冠以“汉”字,以示区别,如“汉村”、“汉城”、“汉寨”等,今渭南地区北部的蒲城、澄城、大荔等县还保存这些地名,那么羌村又如何叫法呢?羌村一般以羌人部族姓氏为村名,至今渭北还可见到的诸如罕罕(音坚)、钳耳、同路等村名,都是历史上的羌村,更多的是已经单姓化的党、雷、井、和、屈等姓氏村落,大部分是羌姓村落。不过古羌族已在民族大融合中消失,今天的羌村已没有羌人了。



古韵今魂
郭立法/作



秋韵
魏连英/摄